**《天龍八部》段落大意**

**第七回**

**大意撰寫人：**王珮綸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**段落** | **此段落的最初2-5句話** | **此段落的最末2-5句話** | **段落大意** |
|  | 段正淳等恭送御駕後，高升泰告辭，褚萬里等四大護衛不負責在王府守夜 | 玉虛散人嗤的一笑，斜眼向丈夫瞧去。段正淳笑道：「正該如此！」 | 段正淳家宴，木婉清竊喜於自己被段家視為一家人。 |
|  | 玉虛散人伸左手去接木婉清手中的酒杯。燭光之下，木婉清見她素手纖纖，晶瑩如玉，手背上近腕處有塊殷紅如血的紅記， | 木婉清同時背心一麻，伏在桌上，再也不能動彈。 | 木婉清看到玉虛散人手上的紅記，知曉她就是刀白鳳，欲殺之。段譽護母中毒箭，木婉清被段正淳拿下。 |
|  | 段正淳應變奇速，飛指而出，連點段譽中箭處周圍八處穴道，使得毒血暫時不能歸心， | 殊無半分虛弱跡象，心下喜慰，卻又不禁詫異，回到暖閣來。 | 段譽因服過「莽牯朱蛤」已百毒不侵，胸口皮肉之傷無礙。 |
|  | 段正淳問道：「不礙吧？」刀白鳳不答，向木婉清道 | ，回歸途中發覺敵蹤，似是來偷襲鎮南王府，於是重行折回，暗中守禦。 | 木婉清交代事件始末，似是段正淳過去風流帳所致，刀白鳳離去。 |
|  | 段正淳悄立半晌，歎了口氣，回入暖閣，見木婉清臉色慘白，卻並不逃走。 | 段正淳道：「好！」站起身來，又道：「你有什麼心願，說給我聽吧！」 | 段正淳揭露幽谷客的真實身分，原來幽谷客就是修羅刀秦紅棉，她與段正淳是舊識。 |
|  | 木婉清突然滿臉紅暈，臉色頗為忸怩，低下了頭道：「只怕……只怕我射過你夫人，她……她惱了我。」 | 木婉清又驚恐，又憤怒，臉上已無半分血色，頓足叫道：「我不信！我不信！我……我不要！」 | 木婉清想請段正純主持她與段譽的婚事，但段正淳不允，且說出段譽、木婉清是兄妹的驚人事實。 |
|  | 突然間窗外幽幽一聲長歎，一個女子聲音說道：「婉兒，咱們回家去吧！」 | 秦紅棉大喜，伸出右手，等他來握。 | 秦紅棉、段正淳相見，柔情萬分，秦紅棉要段正淳放棄大理的一切隨她離去，段正淳應允。 |
|  | 背後一個女子的聲音冷冷地道：「師姊，你……你又上他當了。 | 她腳下絲毫不停，頃刻間沒入了黑暗之中。 | 「俏藥叉」甘寶寶偕南海鱷神與孫二娘，挾了段譽，段譽知道木婉清是自己的妹妹，不能再踰矩，婚事自然作罷。木婉清傷心之餘，縱身離去。 |
|  | 段正淳見兒子為南海鱷神所擄，顧不得女兒到了何處，伸指便向南海鱷神點去。 | 段正淳乍與兩個舊情人重聚，而妻子又湊巧不在，真是得其所哉之至，挾著二女回入暖閣，命廚子、侍婢重開筵席，再整杯盤 | 段譽被南海鱷神、孫二娘擄走，段正淳與甘寶寶、秦紅棉交手，用一陽指制伏兩人，帶入暖閣敘舊。 |
|  | 待眾人退下，段正淳點了二女腿上「環跳」、「曲泉」兩穴，使她們無法走動，然後笑吟吟地拍開二女腰間「章門穴」。 | 秦紅棉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我再也不信你的鬼話。」這句話卻是對著段正淳說的。 | 段正淳輕薄秦紅棉，芹紅棉仍有情誼，嬌羞不已。 |
|  | 段正淳走到鐘夫人身邊，笑道：「寶寶，我也香香你的臉，許不許？」 | 三人默然相對，都憶起了舊事，眉間心上，時喜時愁。 | 甘寶寶情傷後已嫁做人婦，誓言一心一意對待其夫，因此不受段正淳輕薄。三人陷入回憶。 |
|  | 過了良久，段正淳輕輕地道：「你們擄了我孩兒去，卻為了什麼？ | 窗外兩人一一聽入耳中，只惱得刀白鳳沒的氣炸了胸膛。鐘萬仇聽妻子以禮自防，卻大喜過望。 | 刀白鳳、鐘萬仇不打不相識，兩人相繼而至王府，在窗外聽了一陣子。 |
|  | 鐘萬仇奔到妻子身旁，又疼惜，又高興，繞著她轉來轉去， | 鐘夫人白了他一眼，嗔道：「又來胡說八道了，也不怕人家笑話。」鐘萬仇道：「什麼好笑話的？我可不能吃這個大虧。」 | 鐘萬仇要給夫人解穴，但解不掉，又不想讓段正淳碰甘寶寶，眾人鬧得不可開交。 |
|  | 正鬧得不可開交，門帷掀起，緩步走進一人，黃緞長袍，三綹長須，眉清目秀，正是大理國皇帝段正明。 | 狠狠地向刀白鳳瞪了一眼，低頭而出。三人一出房，便即縱躍上屋。 | 段正明隔空為甘寶寶解穴，段家送客，秦紅棉、甘寶寶、鐘萬仇離去。 |
|  | 高升泰站在屋簷角上微微躬身，道：「送客！」 | 咳嗽一聲，回頭對準圍牆吐一口濃痰。啪的一聲響，這口濃痰倒吐得既准且勁。 | 高升泰藉機教訓粗莽又武功不佳的鐘萬仇。 |
|  | 木婉清迷迷惘惘地從鎮南王府中出來，段王妃刀白鳳和鐘萬仇向她招呼，她聽而不聞，逕自掩面疾奔。 | 要是跳了下去，這般壯麗無比的景色，還有別的許許多多好看東西，就都再也看不見了。 | 木婉清深陷情網，雖然已經知道段譽和自己是親兄妹，不可能結為連理，但段不了情，十分痛苦，本欲自我了斷，卻見著絕佳美景，因此轉念不想死了。 |
|  | 悄立江邊，思湧如江水奔騰，突然眼角瞥處，見數十丈外一塊岩石上坐得有人。 | 木婉清急速轉身三次，除了自己的影子外，什麼也看不到。 | 木婉清發現一個神奇的青袍老人，他像是屍體，卻會說話。 |
|  | 這時已料定是這青袍客作怪。走近身去，大著膽子，伸手按住他嘴唇，問道：「是你跟我說話嗎？」 | 仍急忙應道：「我要的，我要的！」那聲音便不再響。 | 青袍老人不但會說話，還猜中木婉清的心思，說可以幫她把段譽從哥哥變丈夫。 |
|  | 過了一會，木婉清道：「你是誰啊？讓我見見你的相貌，成不成？」 | 木婉清道：「我見你可憐，不想殺你，不是不敢射。我才不乖乖地聽你吩咐呢！」這麼說著，右手手指卻離開了發箭的機括。 | 青袍老人原來是個內功高深之人，會腹語之術。青袍客他以鐵杖支地行走，這才看出他雙足已廢，但武功出奇高強。青袍客與木婉清約定好不可再過問青袍客之事。 |
|  | 青袍客兩根細鐵杖代替雙足，向前行去。木婉清跟在他身後， | 木婉清無此能耐，老老實實地鑽過大樹枝葉，在樹牆彼側跳下地 | 青袍客對萬劫穀相當熟悉，帶著木婉清一子下子便進到穀內。 |
|  | 只見眼前一大片空地，中間孤零零的一間石屋。 | 外面再無聲息，湊眼從孔穴中望將出去，遙見青袍客正躍在高空，有如一頭青色大鳥般越過了樹牆。 | 青袍客把木婉清關進一間神秘石屋。 |
|  | 她回過身來，睜大眼睛，見屋角中有桌有床，床上坐著一人，她又是一驚，叫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 | 卻會腹中說話，雙足殘廢而奔行如飛，不禁大感有趣，不住追問詳情，嘖嘖稱異。 | 石屋中關著段譽，兩人相見，情不自禁，但又驚想起兩人是兄妹的事實，只得只注。木婉清向段譽描述青袍客一事。 |
|  | 兩人說了良久，忽聽得屋外喀的一響，洞孔中塞進一隻碗來，有人說話：「吃飯吧！」 | 多則數百人，少則數十人，就算次一等的公侯貴官，也必有姬人侍妾。自古以來，歷朝如此，世人早已視作理所當然。 | 段譽、木婉清一邊吃飯，一邊聊著父親的風流，段譽卻認為三妻四妾很理所當然。 |
|  | 木婉清一聽，心頭升起一股怒火，重重揮掌打去，正中他右頰， | 驀地裡手臂一緊，笑道：「你還逃得了麼？」右掌啪的一下，清脆之極地在他左頰上打了一掌。 | 木婉清聽段譽所言，不由得發怒，打了段譽一巴掌以後，用計打到第二掌，卻也被段譽抱在懷裡。 |
|  | 段譽吃痛，只叫了一聲「啊唷」，突然丹田中一股熱氣急速上升， | 致想對婉妹做亂倫之行，倒不是我枉讀了聖賢書，突然喪心病狂，如禽獸一般。」 | 兩人差點發生亂倫之事，經絕食物有毒。 |
|  | 但身上委實熱得難忍，將衣服一件件地脫落，脫到只剩一身單衣單褲，便不再脫， | 我大理段氏數百年的清譽，不能在我手裡壞了。否則我死之後，如何對得起列祖列宗？ | 段譽、木婉清兩人抵抗春藥的藥力，但十分困難，段譽深怕自己鑄成大錯，要木婉清給他毒箭，若真的忍不住就要自殺。 |
|  | 忽聽得石室外有聲音說道：「大理段氏本來是了不起的，可是到了段正明手中， | 他嘴不能動，笑聲從喉頭發出，更是古怪難聽。 | 青袍客原來與段正明有深仇，因此想藉木婉清毀掉段家。 |
|  | 段譽欲再辯說，一斜眼間，見到木婉清海棠春睡般的臉龐、芙蓉初放般的身子，一顆心怦怦猛跳， | 木婉清道：「你……你坐到我身邊來，我就聽你說。」 | 段譽想教木婉清《易經》來抵禦藥力，但是木婉清已受藥力控制，一直勾引段譽。 |
|  | 只聽那青袍客在屋外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你兩人成了夫妻， | 說了這兩句話，從此再無聲息。 | 青袍客說出自己的復仇大計。 |
|  | 段譽情知和木婉清多說一句話，便多一分危險，面壁而坐， | 只聽得那青袍客的聲音說道：「小子倒也有點見識。老夫位居四大惡人之首，‘惡貫滿盈’便是我！」 | 段譽只好自己面壁苦思凌波微步，藉此抵禦藥力，木婉清抵擋不住藥力，想要自殺以保段譽的清白，青袍客這才說出自己就是四大惡人之首。 |